

西和文史资料

(此材料供参考)

第五十五期

政协西和县委员会编

一九九〇年六月八日



西和西山滑坡记闻

朱天相

西山滑坡的时间，是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农历八月十一日夜间，距今已有一百一十七年。因那年入秋以来，阴雨连绵四十多天，水量饱和，皇城烂湾处早有裂缝，雨水渗入缝隙，同地下水溶在一起，造成山体滑崩，直崩至钟鼓楼前（即今之邮电局前面西山脚下）而止，长约一百多米，面积达六千多平方丈，压埋民房七十二院，压死男女老幼八十余人，最严重的一家是廩生卢自振家，伤毙老少十一人。城内富户刘三省慷慨乐施，捐出杂粮数十石，分给灾民作了救济，当时巩秦阶道的道尹董文焕给他们奖“济困救危”的匾额一面。而管辖十几县的道尹竟束手无策，悲痛莫名，感伤赋诗云：

维十二年月在酉， 惊闻山向西和走。

山走排城城摧山，	顷刻平衡变陵阜。
西南有声匝地来，	掀翻坤轴低昂久。
崩激怒疑江海沸，	器坠疾苦风霆吼。
崖断树移拥街巷，	湛埋蓬蒿没户牖。
可怜半城良家子，	血葬泥沙骨尘垢。
踰垣凿壁行出逃，	同时罹祸及鸡狗。
襟袖不复辨男女，	姓氏岂能识谁某。
天阴雨湿神鬼愁，	哭声半夜高北斗。
富者登时成贫寒，	贫者赤身露跟肘。
拘馘淤泥物偶存，	得不一二忘八九。
携妇抱子告无门，	县吏仓皇窘束手。
我逐北方属时艰，	职司拊膺呼负负。
二仪元气阴阳调，	自然载物奠坤厚。
兵戈方息水火灾，	颠危坐视谁之咎。
太华巨灵劈何曾，	王屋愚公移岂有。
高峰为谷深谷陵，	此变千古诚罕偶。
修筑终当藉众力，	赈恤先宜计户口。
东门况报河堤决，	不得哀痛我黔首。

呜呼！不得哀痛我黔首。

从董文焕的这首长诗中，可看出当年我县半城人民遭受山崩水淹

的惨状，而当时腐败的清政府，连十四县的道尹、县令也是束手无策，空作 悲叹罢了。

西和商品运转中的“背脚子”

黄金鼎

西和地处陇南山区，交通不便，文化经济均较落后，农民生活极为贫困。由于人稠地狭，故商业较邻县繁荣；商品出入运输，全靠人畜解决。以牲畜驮运商品往返省内外从事运输活动的人，称为“脚户”；以人力背负商品往返省内外各地者，称为“背脚子”。现不说脚户，仅就背脚子在西和商品运转中的作用谈点情况。

从事背脚活动的人，西和各乡、村都有，但他们多是农村中经济状况最差的佃户。他们租耕少量土地，农业收入不能维持全家生活，不得不出卖劳力，替别人背脚以弥补家庭生活费用。从事省内外商品贩运的商人称为“行商”。他们每次出外时，就向农村雇用一定数量的背脚子替自己背运商品，他们之间便建立起临时性的主从关系，这种关系以出门往返一次为限。

从出门第一天起至返回时止，背脚子的伙食、住宿均由主人负担，但背脚子的生活是非常差的，每日三餐都是粗粮，且少油缺盐，更无蔬菜副食，而他们的负荷却是很重的。如去茶园背茶，每人至少得给

主人肯够180斤，有的还要给自己捎茶20——30斤，还得背一定数量的食用面粉，合起来足有200多斤。背负如此沉重的货物，从四川成都、万县等地到西和达1600多里，往返一趟就得70多天，每日行程五、六十里，俗言“三步两打拐”就是说他们的。他们夏不惧暑，冬不畏寒，一年四季不停地往返在甘肃——四川之间，填补了西和市场货物的短缺，满足了群众的需要。如此往返六七十天，只能挣得12——20元（白洋）的脚价，在西和市场上能换回小麦一石（约700斤）。

背脚子行里也有许多规矩：如雇主与背脚子达成协议后，临出门前，由雇主家备酒菜招待，谓之“起程”；返回后同行由雇主家再招待一次，叫“歇脚”；中途遇到饭馆吃点好的叫“打押饭”。在茶园背茶起程时，主人给背脚每人送茶一斤；背糖时得送糖一对（黑、白糖各包5斤为一对），这算是背脚子正价以外的一点收入。西和土产（花椒、当归、杏仁、核桃仁、麻黄等）全由他们背往四川各地出售，而大量的是背运食盐。

背脚子出门后，有许多暗语（亦叫“黑话”）：如把土匪叫“线子上的”，小偷叫“酿子上的”，偷得的东西叫“水上来的”，杀鸡叫“宰了”，水深叫“厚”，水浅叫“薄”，把数叫：一起、二览、三斜、四缠、五盘、六乃、七新、八考、九稍、十起等。还有许多忌俗：如我们西和把炒酸菜叫“炆浆水”，而他们说成是“

热酸菜’，必须把‘炆’字避过(因‘炆’与‘抢’同音，过去土匪很多，出门人最怕遇到土匪被抢)。把到站说成‘拢了’，船靠岸说成‘拢岸’，拾东西说‘捺’，做饭时拾柴叫‘捺柴’，做饭水开后，去时叫‘开了’，返回时叫‘涨了’，水倒了说是‘小倚了’，背子倒了说成‘抓了’，打拐休息后准备抬脚时说成‘提拐’，泡馍馍说成‘碎上’或‘拍上’(不能说‘泡上’)，东西丢了说是‘落了’，货短叫‘货空’，上路时不准炆豌豆吃。如此等等忌俗是非常之多的。

背脚子是随着地域之间商品交流的兴起而出现的，究竟始于何时，现在难以考证，但背脚子的历史，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五年。由于农村实现了农业合作化，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，以及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的诞生和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大量使用，背脚子的使命也就结束了。

西和文史资料

(此材料供参考)

第五十六期

政协西和县委员会编

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五日



忆兰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

姜 锐

相隔四十年了，几位革命老前辈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作风，总是萦回在我的脑际，抹也抹不掉！让人记忆长在，思念不已。

兰州号称高原古城，也是祖国西北的重镇，1949年8月26日获得解放，十月中旬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。当时我在西北师院国文系四年级上学，组织上抽调我们十五位同学在大会秘书股服务，我分在农民组作记录。讨论地点在甘肃省政府后花园的膳厅，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跳舞行乐的厅子，内装五光十色的电灯，木板铺地，用大块栽绒地毯覆盖，据说平常参观一下都不容易，何况是农民！根本不能进去。

有两位穿灰色中山服的同志，常来参加讨论会，休息时和农民代表屈膝谈心，毫无威严可畏的感觉。一次他坐在记录桌旁，喜形于色

地问我：“记录同志，兰州农民说话你能听懂吗？”“能。我是甘肃人，在兰州上学时间长了。”我回答说。他顺便把记录翻了一下，又问：“你学过《速记学》没有？”“没有”，“不要逐字逐句记，可以记重点。”原因是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逐字逐句记惯了，一下子改不过来。

当时兰州市还在实行军管，为保护街道地面，禁止马车通行。一位农民代表提出，铁轮马车能碾坏路面，胶皮轱辘马车不破坏路面，怎么也不让走。第二天就改正了。另一位农民代表提出：小稍门外的卷烟厂，收购烟叶，看面子行事，同样的货，两种价格。那位着灰色服的同志立即表态，明天村上可选派有经验的烟农监视他们收购。

这对我启发教育很深。农民代表所提的意见都是符合民意，切合生活实际的，不象国民党开会“夸夸其谈、不着边际。”只要提得合情合理，合乎人民利益，说到做到，听言信行，党群关系怎能不密切呢？！

吃饭在兰州著名大饭店‘凯士林’。一天晚饭后，我指着那两位穿灰色中山装的同志，向工商组做记录的临洮同学问是什么人，他回答说：那位个儿稍高的是省委书记强自修，矮点的是市委书记李景亭。

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日

西和县钟鼓楼的修建和拆毁

朱天相

西和县城中心，原有中鼓楼一座，飞阁流丹宏伟壮观，原名叫‘奎星楼’，以每日有晨钟暮鼓之声，故又名钟鼓楼。此楼系清嘉庆十五年（1809年）知县张秩建造，平地筑台高二丈，周围用大砖砌成，东西宽三丈五尺、南北宽二丈七尺中开空洞，高一丈许，宽七尺多，能通行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南北交通从洞中穿行，西南两街的雨水，都从台下暗道中潜流。台上筑楼两层，高约三丈，自台脚至楼顶，共高五丈许，其规模办法巨矣，兼设暮鼓晨钟，发人猛醒。昔人题其楼曰：“声闻四达”，“登楼四望”，“眼界洞开”；今人又题“山川在望”等匾额。原一层楼上竖有关羽像。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，关帝庙祝寿唱戏时，这楼上也是灯火辉煌，鞭炮齐鸣。在抗战时期，这楼上的一口大铁钟，搬至西山防空哨，作为防空警报钟。此楼比西山崩入城内时间（清同治十二年）还早六十四年，至一九七三年拆毁，共有一百六十四年的历史。

西和县钟鼓楼的拆毁，今已十五年。二十三岁的人还把城中心叫做‘钟鼓楼’下，在二十岁以下的人，已经不知道此地从前还有个钟鼓楼了。

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

教育卓著，为政廉洁的杨文华老师

苟 之 敬

杨文华，字南轩，生于清光绪十三年（公元1888年），卒于一九六〇年，享年七十二岁。他一生从事教育，功业卓著；为政廉洁，秉公办事。他自幼读书认真，从识字、背诵到讲书、对对、作文，力求简明扼要，知难而进，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孜孜不倦，日积月累，复习巩固，温故知新。他从私塾就读到巩昌应考，由于识多见广，经常及第前十名。他遵守校规，敬重师长，团结同窗，互相温习，相互帮助，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，切磋琢磨，精益求精，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他在外尊老爱幼；在家孝敬双亲，以德为邻。因此，他德才兼备，品学兼优，为人忠厚老实，谦虚谨慎，和颜处世，不染红尘，一生心地坦白，将毕生精力贡献教育。

其主要经历是：先后任古浪县教育局长，天水教育局长，西和县教育局长。在任职期间，重视文化教育，兴办学校，培训师资。他常说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长期抓教育、办学校，注重实绩，提高教学质量；设督学巡回检查各校的教学情况，督导、检查、考核，奖优罚劣，促进教学工作。他还特别重视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品德培养。他还设立女子学校，提倡和动员女孩子上学读书，破除封建礼教，实行男女平等。他日夜操劳，辛勤耕耘，为学生、教员树立榜样，努力工作，为祖国和人民效力。他训导学生“惟读惟耕，七十二行，行

行出状元，看自己志向如何、决心如何？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志不坚，移山倒海，有志者事必成’。杨文华老师致力于学校教育，开发民智，培育造就人才。他说：‘孔夫子有弟子三千，成名者七十二贤人。他一生从事教学，主张“忠恕”为道，教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育才重任挑两肩。并且尊老爱幼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论述男女平等’。他还说：‘孙中山先生主张，天下为公，选贤用能，幼有所学，壮有所用，老有所养，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’。由于上述思想的影响，使他确立了毕生献身教育的志向。

杨文华虽出生在康乐家庭，但他从小就有济贫思想。他给同学严冬送棉衣，同住、同吃、同学习，从来不分你我。一次有位姓李的同学患伤寒病重危急，他请医生治疗十二天始终未离开，一直到病情痊愈。

他一生奋斗在教育战线上。在水南镇学校、夫子庙学校、长道镇学校、两江乡学校任教多年，认真执教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从不打骂体罚学生，深受学生的尊敬爱戴。尤其是创办了何坝小学，南乡群众交口称赞，尊称他为“杨老爷”。民国三十二年他任西江乡副乡长，学校仍旧兼课，因与乡长政见不同，多不理事；有时主持工作，尚能秉公办事。一次有个乡丁下保抓兵受了贿赂，杨文华了解后，立即令其将钱退回，并打了乡丁一顿。他一生无嗜好。作风正派，不损人利己，不贪赃枉法。

解放后，他遵纪守法，听从号召，跟共产党走。他大半生是个教育者，也是个开明人士，能知进退，接受改造，西和县人民政府给了他优厚待遇，并安置在县人委成为委员，参政议政，并兼文化馆图书管理工作。由于心情舒畅，工作积极负责，一直到年迈病故，党和政府发了埋葬费，抚恤金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英明正确。他生前吟诗云：“催挑育才千古颂，尊师重教树新风；为政廉洁当公仆，任人唯贤选才能”。